

从“幻觉肢”现象看神经医学的误区

文/玉茗

幻觉肢是指人们有血有肉的肢体被截掉以后，仍然能感觉到这个肢体的存在。尽管这个肢体已经被截掉了，但是截肢者仍然能感觉到那个肢体的痒、痛、冷暖和扭转等。幻觉肢常常能够按照人们的意愿自由地移动和身体有协调感，就象是人身体的一部分。

神经医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幻觉肢的感受是源于大脑中的记忆，及被截处的神经所发出的信息导致的一种幻觉，可是大量临床实验的结果与这个认识恰恰相反。

当你对那些有幻觉肢感受的病人说这只是一时幻觉或心理作用时，大部分病人会非常生气。因为他们确实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肢体的存在。大部分用假肢的人在睡觉前会卸掉假肢，这时幻觉肢常剧痛不止。一位叫William Warner的美国老兵，1944年在意大利右腿高位截肢，他这样描述说，“晚上卸掉假肢后我简直无法入睡。我曾经和几位医生谈过，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常常半夜起来，装上假肢在房里走来走去，只要我一卸掉假肢，痛感又会涌上来。”研究者发现，幻觉肢的感受能够帮助人们更自如地使用假肢，幻觉肢对假肢而言就象把手伸进手套里一样。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不少人报告说，他们家里的宠物，比如猫和狗，从来不呆在被截掉的肢体的那个位置，就好像那个肢体一直存在着。

一、几个特殊的情况

有些出生时就肢体不全的人，也有幻觉肢的感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大约10-20%的人有。比如有的人生来就没有胳膊的，手连在肩头，可是病人却觉得胳膊与正常人一样的长。只是他们的幻觉肢没有截肢者的那种疼痛感。这说明幻觉肢并不是记忆所产生的。

另一种情况是尽管没有截肢也有幻觉肢的现象，例如脊髓横断伤导致运动神经截断，瘫痪者不能控制他的肢体，却能感受到幻觉肢的存在。这说明幻觉肢不是通过神经传导的。更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在神经被麻醉的状况下仍然能感到幻觉肢，这在整形手术中时常发生；脊椎麻醉者常常能感觉到幻觉腿。这更说明幻觉肢不是

通过神经传递的信息所引起的。

二、截肢者与截肢的联系

在各国民间普遍有一个认识，人失去的肢体和主体是始终保持联系的。人类学家James Frazer曾经说：“有过相互接触的事物，即使被分开了，它们仍然超距离的互相起作用。”

《跨国战争老兵杂志》曾经登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住在伊利诺伊州Jacksonville镇的老人，他在医院工作时，常常细心地把截下的肢包好，保证肢体的舒展。他说他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截肢后幻觉肢剧痛不止，最后不得不把已埋下的肢体挖出来，使肢体平展。那以后，痛感消失了。

还有一个人他把截下的指头放在了一个瓶子里，有一段时间他截空手指的那个位置总是觉得奇冷。医生问他：“截下的手指在哪？”他说：在他母亲有暖气的地

下室里。医生告诉他给他母亲打电话，问一下装手指的瓶子怎么样了。他母亲很不情愿地去查了一下，发现地下室窗玻璃破了，瓶子离窗户只有几英寸远。那段截下来的手指暖过来以后，这个人也不感到冷了。

这些故事说明幻觉肢既不是幻觉，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存在。

三、关于幻觉肢的神经系统研究

有些医学界人士认为，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是神经系统和大脑产生的幻觉，幻觉肢并不在截肢处，而在大脑中。他们把大脑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处理不同神经传导反应来的信息。

那么幻觉肢及幻觉痛到底在哪个区呢？医学界在神经和大脑系统做过大量临床实验去寻找这个答案。开始，人们认为是截断处的神经产生的。于是为了止住幻觉肢的痛感，研究者将截肢处的神经切断，有时是在末梢神经处，有时是在与脊椎相连的神经根处，但痛感并没有因此消失。这个观点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下来肢体不全的人没有经过神经手术，也能感到幻觉肢。

后来，人们开始对脊椎的神经进行研究，认为幻觉痛是因为失去了肢体的神经信息引发的脊椎神经过度活动而产生的。人们开始切断不同的脊椎神经通道，希

望能止住这种痛。但是幻觉肢及幻觉痛仍然存在。另外这个观点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有些脊椎神经截断的人，尤其是在颈部高位截瘫的人仍能感到幻觉肢。比如有人能感到幻觉腿，这种情况下，神经的反应已经不可能通过神经截断处而反映到大脑中去了。

关于幻觉肢的起源处的推测又进一步的移到了大脑中，接受肢体神经信息的大脑皮层区及丘脑部位被切除了，可仍然无法阻止幻觉肢的痛感。后来连感觉脑皮层也被切除了，这个最终企图止住幻觉肢痛的手术也失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神经系统及大脑皮层区域中试图寻找幻觉肢起因的努力全部失败了。“幻觉肢”的现象对解剖学、神经医学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要想能够真正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医学界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如果我们能突破机械的、物质的思维框框，把人体作为一种有灵性、多层面的生命来认识，现代的医学也许会有一个重大的改观。

注：此文参考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Rupert Sheldrake博士的论文“Phantom Limbs”

<http://www.sheldrake.org/>

《史记》中的三节故事：宿命难逃

文/华山

秦朝末年，诸侯叛秦，魏豹立为魏王，薄姬被送入魏宫，她的母亲到许负处相命，说以后会生天子。当时魏豹正和刘邦联合对付项羽。听了许负的话后，魏豹心中暗自自喜。于是他叛汉中立，并与楚联合。后来刘邦派曹参攻陷魏城，魏豹死后，薄姬流落民间。一次，刘邦在一个纺织作坊中看到薄姬，因其美貌纳入后宫，生的儿子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虔诚信道，一次在梦中上天去不去，后面有人推他上天，醒后找推他的人就是邓通。因为这个缘故，文帝对邓通恩宠有加，数十次以巨万赏赐给他，官封上大夫，并经常在一起嬉戏。一次文帝叫人给邓通相命。相命的人说邓通会因为贫困饿死。文帝尽管修道，但还是不相信。他认为邓通的富有是自己给予的，为什么会贫困如此。于是文帝将蜀严道的铜山赐给他，并允许他可以自己铸钱。于是邓氏钱遍布天下，富可敌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邓通最后仍然难逃宿命。文帝去世后，太子立为景帝，邓通曾经得罪过太子，景帝没



收了邓通所有财产，邓通果然饿死。周亚夫还是河内守的时候，许负给他相命说：“三年后封侯，封侯后八年迁丞相，再九年后饿死。”亚夫不相信，因为兄已经代替了他父亲的爵位，即使兄不幸死了，也应该由兄的儿子来代，更何况真的当了丞相，富贵如此怎么会饿死。

事实确实如此，三年后亚夫兄因罪爵位被剥夺，文帝因感念其父亲平吕氏作乱功劳巨大，经众人推荐，亚夫封侯。后八年吴楚造反，亚夫以军功迁丞相。后因废太子的问题，景帝逐渐疏远他，终因小事入狱，性格刚直倔强的他绝食而死。

医山夜话：打开心锁

文/华景珍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谈笑风生的被一群子孙簇拥着走进诊疗室。这一家人的感情看起来不错。当老太太向我诉说她的脚很痛时，儿孙们异口同声要她剝掉换一只新的。老太太也乐呵呵地说：“我也很想换一只新的，可惜没办法换。”

尽管老太太嘻嘻哈哈看似乐观，但她深锁的眉头和两眉间一道深深的直纹告诉我：她的内心中有着万般的苦楚。我善意的告诉她：“心里的结不打开，就是吃仙丹也治不好病。”

传统医学论病讲“兼病”与“夹病”。“兼病”在现在医学来看就是并发症的意思。往往我们把“本病”去掉之后“兼病”自己会好，在临床上能分清本病或兼病就行了。

“夹病”的概念只有中医有，西医没有。“夹病”就是一个病人有某种典型症状的病，但是无论怎么用药都治不好。这个“夹病”夹的东西可就多了，有夹痰的、有夹暑的、有夹惊的、有夹悲的、夹怒的……等等，七情六欲都有可能。

其实这种带有“夹病”的病人在辗转求医都治不好

的情况下，如果他不急着去求神问卜，而是静下心来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试着去厘清自己与周遭亲朋好友的相处状况，把各种恩怨是非放下，那么病情很可能就起了很大的变化，稍一吃药就好了。

后来，我发现老太太中年丧偶，家境贫寒中独自辛苦抚养七个子女长大成人。然而两个儿子都不太负责任，让年过七十的她不但时时操心，还要工作贴补家计。因为长期处在忧心和气愤中，致使她从季肋至胸部、乳下积满了郁结之气，外观上像煮熟了的“猪头皮”，连带背后第三、四胸椎也板硬黏连。在我用强力把椎骨打开后，她的整个胸肋痛得无法卧起，睡觉也不能翻身，连呼吸都觉得胸痛。

不过，焦虑的儿孙们看到老太太两眉之间的深纹确实浅了很多，眉头也不那么皱了，从脸上看起来病情减轻的样子，才放心下来。经过多次阿是穴（压痛点）放血拔罐，疼痛总算缓解下来。

老太太向我说，如果早点知道心中的怒气和过度的担忧会让人生病，才不敢生气呢！我问她：“你相信命

运吗？”她说：“当然相信啊！我们是苦命的人，就差一根尾巴了。”我没有会过意来，问她：“这话什么意思？”她说：“做得像头牛，只欠一条尾巴了，歹命人没法度。”

除了愤怒和担忧外，人发出的任何情绪都会在体内留下记录，诸如思念、爱、怨、恨、悲、恐……它的存在形式是和体内的津液结合变成“痰”或“饮”这种东西，而这种“痰”或“饮”在体内蓄积多了，会阻塞经络气血的流通，那么疾病就来光顾了。中医自古就有“怪病皆属于痰”的说法。

古圣先贤也告诫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太浓烈的情感也是疾病的根源呢！

